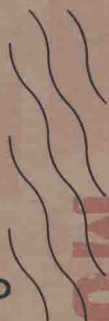


诸暨往事。

MEMORY
OF
ZHUJI

楼海霞
周光荣◎著



有时候，你怀念故乡，
其实是怀念故乡的美食。

一个地名往往承载着一段历史一段往事，
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不能消融的一部分，
是历史从根处散发出来的气息。

诸暨往事
楼海霞、周光荣编著

世华

诸暨往事，一段漫长的时间

在记忆的痕迹

才在时光里还原对往事的记忆

诸暨往事

诸暨往事。

MEMORY
OF
ZHUI



诸暨往事

著 者：楼海霞 周光荣

出版者：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

CHINA CULTURE ART PUBLISHING HOUSE

地 址：香港新界将军澳宝林北路20号明远阁1410

rm1410,14/F,ming yuen house,20 po lam road north,

tsuen wan o,nt

开 本：16开

印 张：16印张

字 数：100千字

印 数：2000册

印 刷：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988-18014-7-0

定 价：28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序：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

2014年冬天。杭州。我在窝居的小屋里开始想念冰冷的家乡丹桂房，她像一幅黑白的版画，始终在我面前萧瑟而且飘忽不定。午夜安静得让人能听到头发落地的声音，隔着落地玻璃可以看到马路上车子肆无忌惮的灯光像鱼一样游走。案前放着一杯诸暨产的高山龙井，会让我不可遏制地想起故乡那阳光下的茶园。一本摊开的书稿《诸暨往事》，让一些旧事物开始像一场十六毫米的电影一样在我眼前显现。黑夜因为有这杯茶和这本书稿，开始变得漫长而温暖。我真愿意一场雪突然降临，真愿意让我翻阅书稿的画面静止，真愿意成为一枚荒凉的琥珀。

楼海霞和周光荣像两位说书人，用文字娓娓告诉我们诸暨的从前。如果我生活在民国年间的诸暨城里，在某个阳光正好的冬日午后无所事事，我会穿上我青灰色的长衫和千层底的布鞋，从下江东出发，经过唐朝时就有的太平桥，左转穿过摊贩密集的半升街，抵达三思桥的桥面，听一会儿卖梨膏糖的说书声，然后在铺前街的笔店、南货店、银楼里消磨时光。就象我们现在徜徉在丽江、西塘和乌镇，以及大多数千篇一律的古镇一样。洁净的布鞋经过法院、县府、公安局、教育局，在学前湖畔稍作停留。左转进入执笏街，往南到达横街，右转后会看到琵琶湖和酈家祠堂湖。穿过登仕桥，往北，是长长的火神庙湖；往南会到万寿街，看到紫山和大雄寺前湖、三官殿前湖。诸暨因我的穿行而支离破碎，而我是那个荒凉的少小离家的背影。

今夜，请让我记起酿造厂，豆腐店，桥东旅社，那个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今夜，请让我记起下江东，记起也曾年轻过的我的影子，以及化肥厂造气车间高耸入云的烟囱。翻着两位作者合著的文字，所有的记忆如同刚刚成熟的荔枝一

样，鲜活而充满水份。她们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虫，咬得我遍体鳞伤。

“对于一座前行的城市来说，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一件行李。”丢了这件行李，意味着割断了回到过去的那条绳索，是把整整一个时代弄丢了。从文字里我看到了两位作者朴素的行走，他们翻新着诸暨记忆，或者说诸暨旧岁月中最真实的图像。对于古越国，对于一座著名的有着战乱、文明、红颜、典故的小城，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就是中国的一个缩影。

我是记得鲍同顺酱园的，也记得十里长山和枫桥的小火车，诸暨民国年间烧煤炭作动力的汽车里，我想一定有一段段泛黄的爱情在滋生着的。诸暨的黄包车，怎样穿过城市送行着一个个先生太太小姐，他们的脚踏在坚实的诸暨大地上。电灯公司的老板，有没有一个远嫁他乡的女儿。长弄堂里的杨肇泰，是不是在这儿曾风光地放过一回炮仗。我们都是跌落在凡尘的凡夫俗子，多么喜欢记忆中的诸暨回到旧时的模样。如果是这样，那么时光，请还我当年曾经的十里梅林，请还我当年充满乌桕、桑园和猫头鹰夜叫的村庄。

生活在时间中的人们，回到从前最温暖的路径是回忆。城市是集体的，是公众的，有时候他就是一种文化。但是，城市同样是个人的，鲜活地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人们每天都和城市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一些人，一些事，城市的一部分进入了人们的个体记忆：一家饭店，一个工厂，一个湖，一座小山，一段围墙都可以在人们的回忆里成为亲切的一部分，成为踏踏实实可以用眼睛触摸的一个对象。

比如江东协兴镬铺的锅炉，曾是下江东居民阴天里的衣物烘干机。谁家生了小孩，这段时日盖得最多的就是尿片。比如老城墙上，曾搭屋住满人家，

他们波澜不惊地生活，闲看阴晴雨雪夏至霜降。比如城里的五湖，在周围居民的生活中曾经发生过多么大的意义。她们是大地上的眼睛，清灵、生动地望着天空中偶尔飘过的一朵云。

.....

现在，这些都消失了，如同从来都没有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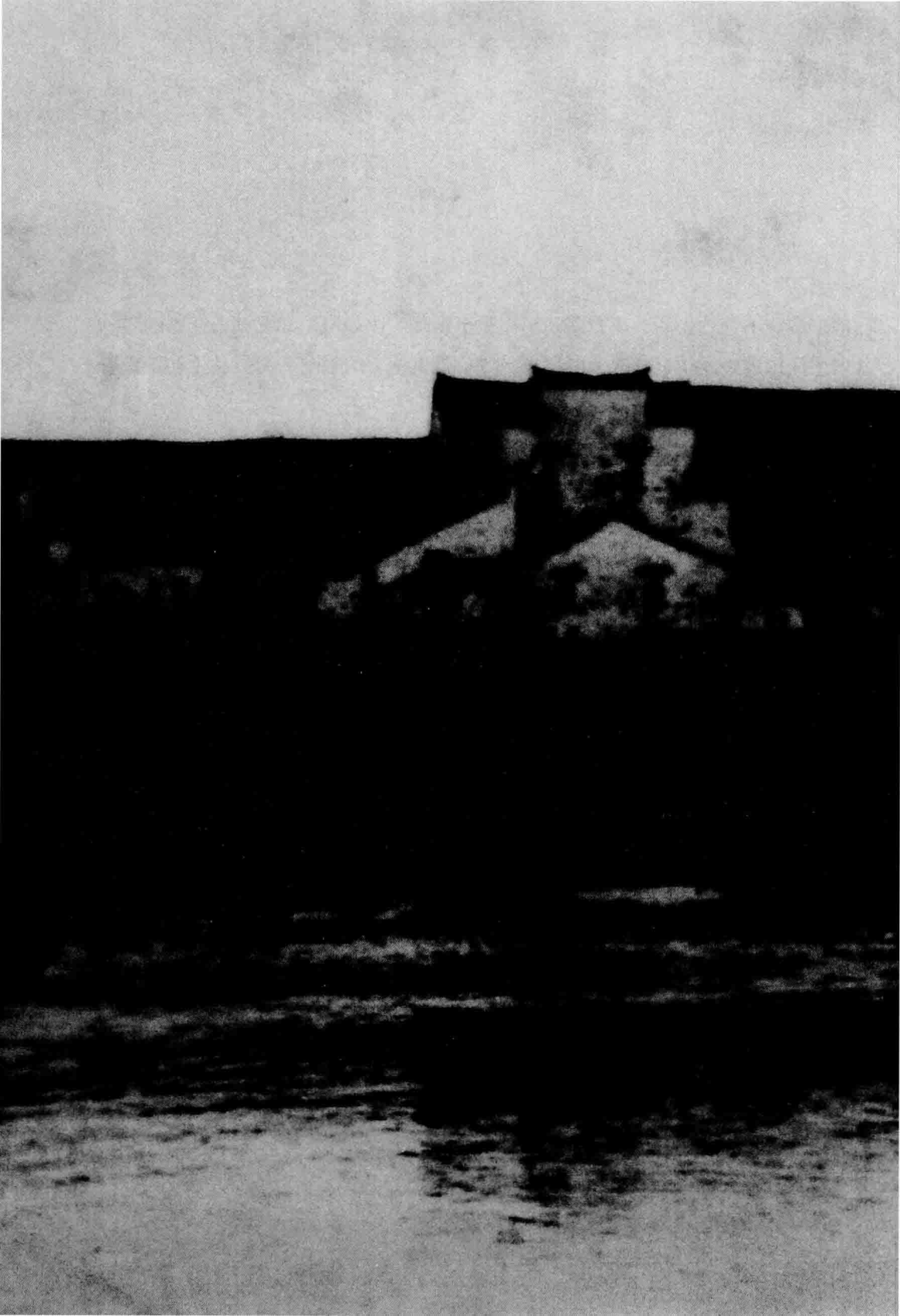
所有的一切都将消失，个体的生命也终将消殒。我们试图挽留记忆，从县志中，我们可以窥见诸暨城的前世，但我们还想知道县志里没有告诉我们的；除了阅读县志里冷静的叙述，我们还想到有温度的有褶皱的叙述。所以这本书描述的诸暨往事，也是生活在这座城中人们的往事，是两位作者的往事，是我这棵移植杭州的丑陋的树的往事。

诗人柏桦在《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中说：那些数不清的季节和眼泪，它们都去哪里了？我们的影子和夜晚又将在哪里逢着？记住吧，老朋友，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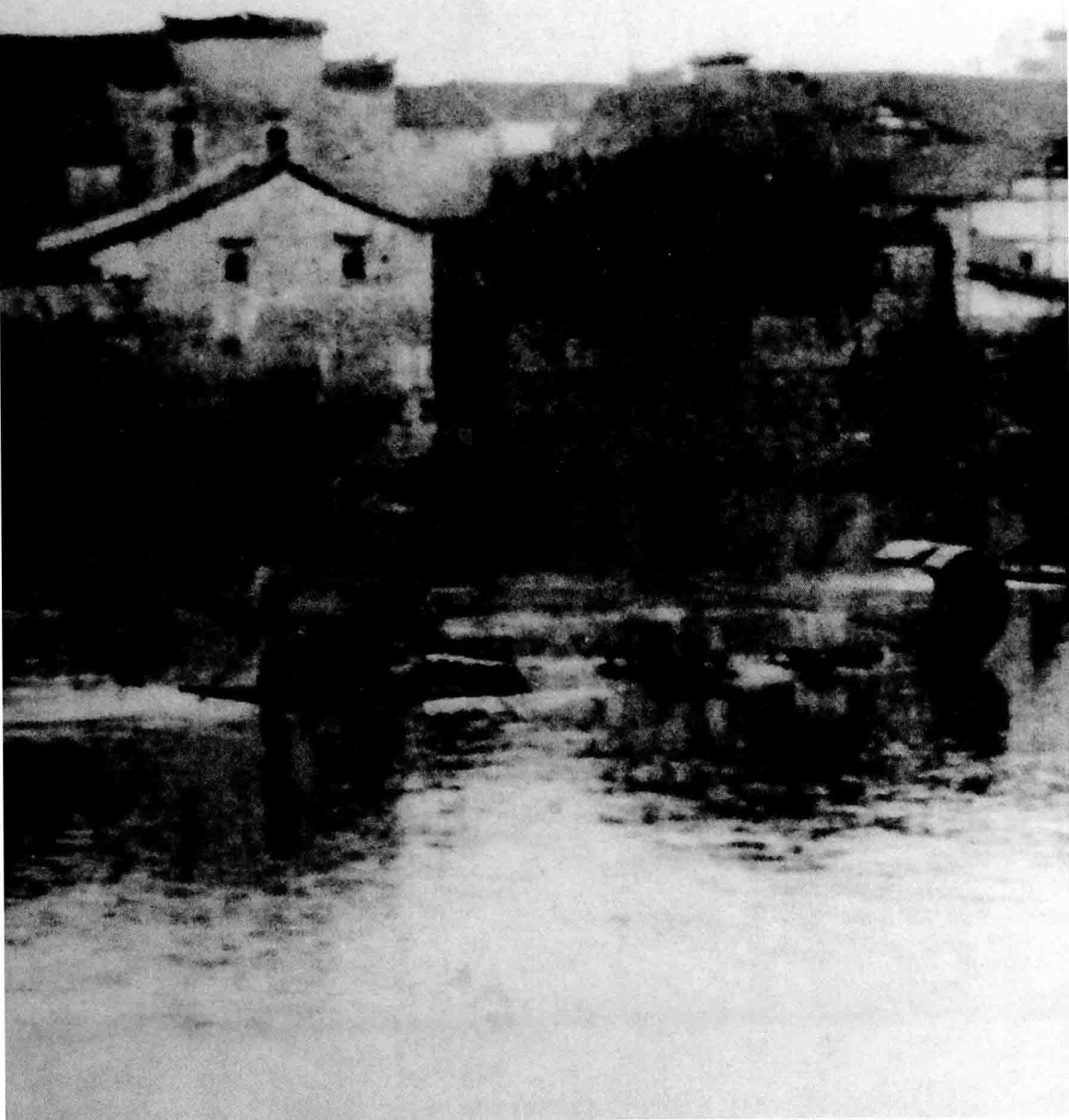
在杭州这个普通的静夜，请允许我深陷一段段的诸暨往事中不能自拔，沉湎、怀念、伤怀，以及众多的情绪密集地向我奔涌，告诉我回忆和乡愁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病痛，让你温暖，感伤，欲罢不能，以及百感交集。翻阅这两位勤勉的说书人的书稿，写下了对这本书浅浅的感悟，并借用柏桦的句子作为文章的题目：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抚摸文字感怀，点亮往事取暖，是为序。

海飞

2015.01.09 03: 15



鸕鷀湾村









目录 CATALOG

壹 公共

- 02 大成殿
- 08 枫桥小火车
- 13 飞机场
- 17 师部
- 23 老三十六洞
- 30 火车站
- 33 车站时光

贰 地理

- 04 中水门诉说
- 06 城墙上的日子
- 55 城中的山
- 62 城里的湖
- 72 光明路
- 77 大操场

叁 文艺

- 85 工人文化宫
- 93 舞舞舞
- 96 老式广播
- 101 跑片

肆 美食

- 105 小乐园
- 111 望江酒楼
- 114 大桥路16号
- 118 旧时饭店

伍 工商

- 123 协兴饅铺
- 128 鲍同顺酱园
- 135 老城文具商号
- 140 化肥厂

陆 人物

- 148 斗士·策士·文士
- 156 布衣县长
- 162 包立身：只为包村
- 168 蒋鼎文：日暮乡关何处是
- 178 三花不如一娟



大操場和大成殿

边莫夫/摄

大成殿

1973年夏日里的某个清晨，文化馆上班的阮逊老师赶在所有人起床前偷偷拿着一根钓绳，一小撮米饭靠在大成殿（也叫文庙、孔庙）的泮桥上：一边享受习习凉风，一边往池里钓鱼。说是钓鱼，其实连鱼竿都没有。

2014年的夏天，退休已经好几年的阮老师回忆大成殿，仍然感叹地说，大成殿真凉快啊！有那种老底子建筑特有的阴凉。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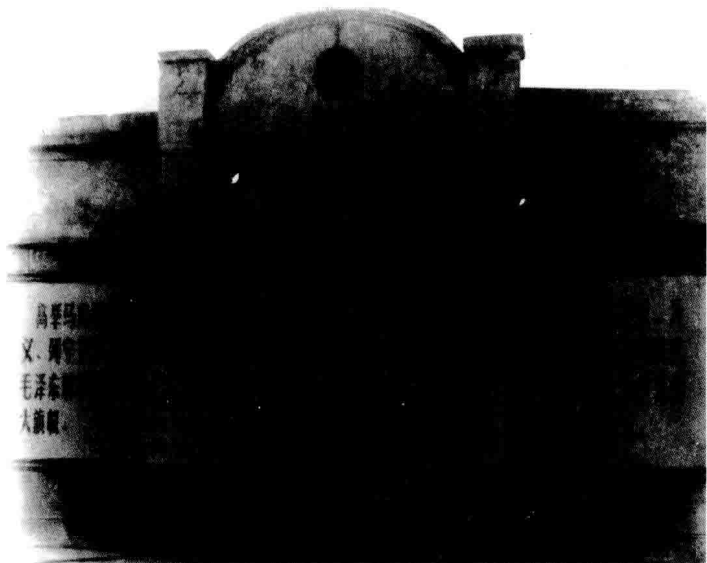
阮老回忆，大成殿共有三进。沿街是一座两层楼，往里就是放生池，池上驾一座泮桥；二进是宫殿式建筑；再往里就是一个大天井，两旁种满老柏树，走过天井才是大成殿，里供孔子像及四配像：颜子、曾子、思子、孟子。这样的形制遵循地方文庙布局的基本规则，是全国统一的。

大成殿座北朝南，东西两旁各有厢房9间。用《诸暨市城乡建设志》上的话说是“整座建筑檐廊相通，为廊庑式组群布局。”

我没有见过大成殿，只在某张拍摄大操场的照片上看过她的一角：建筑术语上叫做“重檐歇山造”的那一角。可我很清楚，那种抬头观望古建筑时内心的动荡。仰视，是你必然会做的一个姿势。

人在古建筑面前，比如想像自己站在一尘不染的大成殿前，看看它的雕梁画栋，看看它长长的回廊，看看它的“重檐歇山”顶，常有的一种感受其实是无语。还能说什么呢？人自诩万物之灵，却生而有涯。

大成殿是诸暨学宫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官方饬建崇祀孔子的场所，并以此为核心，附设传授儒学的县学，形成庙、学结合的体制。县学是古时诸暨最高学府。所以，要在县志中找大成殿，从“祠祀”一卷里是找不到的，必须到“学校志”里找。



从《乾隆诸暨县志》绘制的学宫图上看，当时学宫的规模堪比一墙之隔的县治，“造作讲究，用材粗壮”，包括毓秀书院在内，形成了一个建筑群。据《诸暨县教育志》记载，诸暨学宫始建于何时，并没有确切的资料：“唐贞观四年，诏天下州县立孔子庙，前志据此曾认为始设于唐。”

唐初诸暨学宫造在县西；“天宝中，县令郭密之迁长山下。晋天福五年（940），县令赵諲移于县东一里。淳熙六年（1179），县令李文铸，以有水患，乃迁于县西百步（即今址）”。也就是现在红旗路上原市政府附近。这之后，学宫的位置一直没变。近1000年的时光中，经历了多次修建及扩建，屡毁屡建，从未停止。它的最后一次修建是在1889年。

其后，“废科举，倡新学”。但学宫仍然是莘莘学子上学的地方。1928年，学宫改为中区完全小学；1945年，改为城区中心国民学校；解放后，为诸暨县立小学；皆为现在城关镇中心小学（1953年始用名）的前身。

1956年，中心小学搬出。校舍成为县政府部分机关如：林业局、水电局、档案局等多部门办公的地方。

1964年，“社教运动”如火如荼。因要办“阶级教育”大型展览，县文化馆从西直马路（即现在的人民路）搬到了宽敞的大成殿。林业、水电、档案局

等部门又退位搬出。从此，大成殿在新时代中成了诸暨的文化中心。当时文化馆的创作辅导干部们工作生活都在这里，大成殿一进的两层楼就是他们的宿舍。

阮老师1973年进入文化馆上班时看到的大成殿，它的“主体结构还属乾隆年间所筑。”

1982年，文化馆拆除了“庙前首的泮池、戟门、棂星门”以及一进的二层木结构房，在临红旗路的一边造了一座气派的四层大楼，像是一道屏障，把大成殿隐进马路后面。

1985年9月，大成殿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过了10年，这座诸暨城区唯一的古建筑却突然被拆除。

二

当年还只有八九岁的陈恩裕老师有天走进大成殿看了一个展览。展览很长，分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他看到一个叫刘文彩的四川大地主一手拿皮鞭，一手拿账本的泥塑像，看到他关水牢，喝人奶。一个“无恶不作”，剥削、压迫平民阶级的大地主、大恶霸形象深刻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他还记得：“我第一次认识‘邑’字就在这个展览里。”刘文彩是四川大邑县人。泥塑《收租院》展出时，他其实已经过世多年。

这就是文化馆搬进大成殿后举办的那个阶级教育大展览。当时除展出全国统一的《收租院》外，还展出了诸暨当地的一些图片，如许村惨案、湮浦惨案等。

不久后，“文革”开始，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大成殿的空气也似凝固了般。

1979年，文学刊物《浣纱》在大成殿二进那宫殿式的房子里诞生。《浣纱》前身曾用名《文艺生活》、《浣江文艺》等，但真正始用这个名称就是1979年的大成殿里。那时文联还没成立，《浣纱》的主编李战老师也尚未成为文联的第一任主席。阮老师清楚记得第一期《浣纱》的封面是一幅仿木刻的西施像。

《浣纱》创刊后培养了一大批文学人才。文联在几年前举办的“《浣纱》五

十周年”征文中很多当年的文学青年深情回忆了《浣纱》在大成殿的往事。那是一段有关文学的佳话，是上世纪80年代才有的文学氛围。大成殿因为有了《浣纱》，有了文学，在一群作家眼中成为了一个古典美人。

当时，图书馆也在大成殿——人们对它的记忆是——小小的一间。后来，图书馆迁到大成殿对面的文化公园（1958年造，初名跃进公园）红旗亭。对此，陈恩裕老师也有清晰的记忆，他曾到红旗亭借过书，记得有一位姓金的老师非常严厉：看到少年的他去借书，大声问过证书的由来（还以为他偷来的）。曾任图书馆馆长的杨士安老师说，那时的图书馆藏书还不太多，所以，一座红旗亭就是一个图书馆。1984年，图书馆又重新迁回了大成殿。

“文革”后，大成殿里响起了咿咿呀呀的胡琴声和一群小姑娘甜糯婉转唱越剧的声音。这一群十四五岁的小姑娘让大成殿生机勃勃、神采奕奕。她们每天到附近的机关食堂吃饭，像一串花蝴蝶般飞进飞出，吸引了无数目光。那时候，钱惠丽就在其中。（钱惠丽后任上海越剧院副院长）

这是“文革”后第一个越剧演员培训班。大成殿的二楼从此成了排演厅。每天一早，“咿咿呀，啊啊啊”的吊嗓声是整个大成殿醒来的前奏。首排的《红楼梦》“咚锵咚锵”一直演到了杭州、上海，钱惠丽也一“戏”走红：古色古香的大成殿里飞出了金凤凰。

大成殿里发生的故事岂止这些？小话剧《悲欢曲》的演出因为剧本太尖锐经历了大起大落；第一次将“毛毛虫”搬上舞台作为正面人物的话剧《枫桥经验》也是在大成殿里一点一点排出来的；举办各种各样的书法展览、美术展览；创办工艺美术社等等。文化馆10多个创作辅导干部在各自领域内使出浑身解数，培养了大批人才，让看了10年样板戏的人们感受到了文艺的丰富多彩。特别是他们对农村俱乐部的辅导和服务，经常将刻印的歌曲发放下乡，让乡里的音乐爱好者也能享受到精神上的大餐。有许多人把对自己和文化馆的联系看成一种特别的荣耀。

那真是一段特别的时期。大成殿在全市文艺爱好者眼中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三

三中全会前后的一天，大成殿里突然涌进一批工人对大厅开始了大肆破坏。这是要拆大成殿了。

其实，大成殿的命运，诸暨文化界人士无时不在恐慌中。一座始建于清朝的古建筑，坐落在城市的中心，如何和现代化的城市搭调？那天的突然拆毁，其实早在文化人士的心中预演了多次，他们一直都处于隐隐的不安中。

经过部分文化人的奔走努力，这一年，大成殿被保了下来，并把拆掉的重新修建。这是文化的胜利。这次修建后，诸暨文化界的老师们终于把一颗心落了地。但到了1995年，大成殿再次突然被拆毁。文化人士之前虽多方努力，提出作为博物馆保留等多种建议。但雨打风吹去，大成殿终究也成为了往事。

我常常想，大成殿一路走来，风雨飘摇修修建建，经历了如此多的故事，单是站在它的门前往里探一探，都觉得是一种奢侈：古建筑以它特有的雄伟和气势让人忘掉浮生；因其凝聚了历史、经受了沧桑而让我们跌入心灵深处。它们告诉了我们时间的样子。

我们无法弄清大成殿为什么非拆不可。这也许就是历史给我们的遗憾。